

馮玉祥新傳(一)

王覺源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4頁)

倒戈善變害及其身

老西北軍首腦，雅號倒戈將軍的馮玉祥，治軍做人，作風獨特，突兀奇詭，不可方物。這「倒戈」的榮銜，已是衆所周知的。最早是何人所贈封，却不得而知。其反叛倒戈的史事，正史和私家筆記，已有不少紀錄。作者是替倒戈將軍寫新傳，關於已經有人寫過的史事，也就祇好從略了。

馮玉祥由於倒戈成了習慣，幾反幾倒之後，勢力雖說膨脹擴大了，但影響及於他的部下將領，對馮玉祥的善變作風，心領神會，承接了他衣鉢真傳，亦不甘拜下風，先後叛離倒戈去光了。馮是北洋直系四大金剛之一（其他三人爲王丕斌、吳佩孚、齊燮元）。他所領導的老西北軍，由他一手所訓練培養出來的將領，如韓復榘（抗戰時，以作戰不力，自行撤退，判處死刑）、石友三（抗戰時以違抗軍令伏法）兩部，皆因不滿於馮之擁軍自雄，民國十八年先後倒戈，投效於中央政府。所以吳佩孚（子玉）將軍，最恨馮玉祥無氣節，常罵他爲「三姓家奴」（其實何止三姓

），即指馮既背陳宦（二菴）於先，又規黎元洪於後，終於出賣了曹錕。後來奉直再度結合時，吳對馮則必去之而始安心。馮無奈，故有將部隊交與鹿鍾麟、張之江，馮本人赴蘇俄遊歷之舉。不久，馮玉祥再起，及十九年，中央舉行編遣會議時，馮玉祥與閻錫山聯合對中央作戰。

馮玉祥這次倒戈，便出了大亂子，也是他倒戈最後的一次。起因便是由編遣會議所造成的中原大戰。

民國十九年，中原戰爭結束，馮玉祥部也衆叛親離盡了。梁冠英、孫連仲、吉鴻昌皆倒戈反正，投誠中央。及中原戰事全部解決，馮玉祥宣告下野，宋哲元、張自忠、佟麟閣、劉汝明、馮治安等，也皆脫離了馮玉祥，接受中央的指揮領導。老西北軍系統，即完全瓦解。後來雖有新西北軍系，與馮玉祥便毫不相干了。

馮玉祥的親信將領，全部反光倒盡了。他不但誤盡天下蒼生，害也及於其身。至中日戰爭前後，他已成了一個孤家寡人，縱想倒戈，也無從倒起。若圖故技復活，祇有另闢途徑。因之，他想到現代無論民主、君憲，乃至無產階級專政的

國家，都是靠着政黨發生作用，打天下。他也親見到抗戰勝利前後，國人組織結派之風，吹遍大地。馮玉祥見獵心喜，也改頭換面，嘯聚了一些徒衆，於民國三十四年五月，在重慶組織一個所謂「利他社」，從事政黨活動，作其政治生命再生的資本。並與各黨各派，尤其是李濟琛的民革派聯絡，向中共勾搭。但活動未如理想，又圖別找途徑。三十五年，奉派到了美國，又組織所謂「和平民主同盟」。一方與李濟琛等沆瀣一氣，與中共合作；一方直接與蘇俄勾搭，一心一意，想學毛澤東的「一邊倒」，乃有「再度」赴俄之行。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。馮玉祥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，自美國乘俄輪「勝利號」離美赴俄。九月一日，在黑海敖德薩港的俄輪上放映電影時，發生了無名之火，馮玉祥竟被謀害燒死。他的倒戈伎倆，不但從此給俄國人結束了，還賠掉一條老命。時年六十五歲。

赴俄求援種下惡因

馮玉祥早年被吳佩孚所逼，曾去過一次蘇俄，那是在民國十五年。是年，馮玉祥被直奉聯軍

所敗，一月下野，窮無可歸。三月，即赴莫斯科求援，算是他運氣不壞，也是蘇俄正圖有所利用，於是一拍即合。他得到史達林的支持，獲助了大批武器和經費。俄國祇有一項交換條件，就是西北軍中，必須接受和安置大批共產份子，以協助「國民聯軍」。馮玉祥有了再起的資本，回國後，便組織國民聯軍（十六年改為國民革命軍），自任聯軍總司令，並率所部全體加入中國國民黨，五原誓師，響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。時國民聯軍總政治部主任劉伯堅，既屬共產份子，所轄各軍之政工隊，共產份子亦佔半數以上。劉子丹即以政治部主任，後來霸佔陝北，集結了共產勢力。楊虎城的夫人席寶珍，便是共產黨安放下

的暗樁。十六年，中央舉行清黨，馮玉祥則陽奉陰違，有名無實，終於養癰貽患。因為中央清黨以後，中共已堅據兩大基地，最大的是江西井崗山，次為陝北。二十四年，共軍被圍剿，在江西不能立足，殘部便流竄到陝北，依恃劉子丹合建基地，中共才得有發展的機會。二十五年的西安事變，雖是周恩來所策劃，而其執行者，却完全依賴着席寶珍，一手操縱了楊虎城。所以共產黨之能死裏偷生與後來的壯大，西安事變之造成與日本之急於侵華，無一不是種因於馮玉祥十五年赴俄求援的結果（可參閱中外雜誌二二五期張守初先生「當代人物趣事軼聞」一文）。否則，中華民國的現代史，也決不會如今日這個樣子。

作者最初之結識馮玉祥，也就是他在民國十五年赴俄求援的時候，他未到莫斯科之前，與俄聯繫，原已相當密切，曾派了一批青年幹部，在

俄國各軍事學校學習軍事。這些軍校學生，雖散在各處，也常來東方大學與孫逸仙大學訪友或參加各種集會活動。這時，中國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還在進行之中，國內如有什麼要人蒞俄時，都照例請他到孫大來演講，報告國內近況。時作者與馮之子女——馮宏國、馮弗能兄妹，同肄業於孫逸仙大學。

馮玉祥至俄時，作者曾代表學校，邀請他來校作演講，由馮氏兄妹的引見介紹，我始得認識馮玉祥其人。此一彪形大漢，那時不過四十餘歲。以後雖也見過幾次，總覺得他有點道貌岸然、老氣橫秋的樣子。又正逢着他初敗失意的時候，實在令人難有一見生情的好感。更怕他以對馮宏國兄妹大開教訓的那種態度，旁及於我，也不願與他多作攀談。回國以後，雖常見面，談話却很少。但其赴俄求援所種下的惡因惡果，却是誰都可為歷史作證的。

中原戰爭馮屬禍首

中原戰爭，不但決定了馮玉祥的命運，對於國家的統一，關係尤鉅，必須略加說明。民國十八九年時，又是國家一個多事之秋。北伐剛剛完成，部份參加革命的軍人，轉眼又變成新割據的局勢。情況大概如下：

一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李濟、黃紹竑所屬的廣西派（即桂系）軍隊，控制廣東、廣西、湖北、湖南四省。二、自稱國民軍的馮玉祥所屬軍隊，控制山東、河南、陝西、甘肅、青海、寧夏等省。三、東北的奉系張學良所屬軍隊，控制東

三省與熱河。四、山西閻錫山所屬的晉軍，則控制山西、河北、察哈爾、綏遠等省。他們表面服從中央政府，奉行三民主義，實則壟斷地方財政、擴充私人武力，其中以桂系和馮玉祥為最甚。北伐完成後，桂系控有華中及華南廣大區域，擁有數十萬獨立性的部隊，對中央威脅更大。

民國十八年一月，中央政府為建立精兵制度，淘汰老弱殘兵和爛雜隊伍，節省軍費開支，減輕人民負擔，舉行「國軍編遣會議」。談到編遣，問題就多了。因自北伐以來，各軍先皆具有極深的成見。總以為中央直屬部隊，受着特優待遇，其他則相差甚遠，認為中央對他軍待遇不公平，時有怨言。馮玉祥奉蔣介石總司令之邀赴南京，任軍政部長。實係中央想借重馮玉祥，來商量編遣大事。不料馮玉祥向有不易就範的個性，竟在歡宴席上，首先發難，大發牢騷，特別攻擊軍隊待遇不平問題。大意說：「同為國民革命軍，有的按月發全餉，有的發幾成，有的終年不發餉。革命是打不平的，自己同志之間即不平，還談什麼革命？承諸公體念玉祥平日節約，今天特用兩菜一湯，然而我第二集團軍的同志，從來就沒有看過這樣的好菜，我只好和淚吞下。」這一席話，實在大乖情理。

由於馮玉祥之首先發難，編遣會議便馬上遭到桂系的反對，發生異動。於是這一時期，全國再度陷於分崩離析的局面。中央軍為建軍救國，祇得大力進行征討，這就是所謂的「中原戰爭」。至民國十九年底，才使全國復歸於統一。然而

國軍與叛軍的死傷數字，已屬可驚；人民所受的災害，更不可以數字計算，成爲民國建立以來，內戰中規模最大、損失最重的一次。當時對於禍首馮玉祥所部問題的解決，已如前面所述，不必重贅。

丘八世家尚知向學

馮玉祥，字煥章，安徽巢縣人。新聞記者黃秋岳，任職南京行政院，抗戰時，以通敵伏法。黃生前常謂馮玉祥的先代，實有預見之明。他說：

麻將中，以牌易牌，謂之「換張」；馮玉祥以倒戈善變著稱，錫名「煥章」，則音與實符矣。馮玉祥生於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，家境貧寒，父親是水泥匠，後來投入淮軍劉銘傳部，漸升至保定練兵的哨官。馮玉祥隨父居於營中，因當時淮軍的積習甚深，流行一種吃餉的辦法：軍官們的子弟，可以隨便安插一個名字掛名領餉，每年除了檢閱大典外，毋需到營。所以馮氏十二歲時，即已註名軍冊，每月可以領餉三兩三錢銀子。十五歲，始正式入伍當兵。越兩年，適逢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八國聯軍入北京，馮玉祥即親歷其變。慈禧和光緒由西安回鑾，路過保定，由淮軍沿途站崗保護，馮玉祥亦衆衛士之一。後來他便穿插這些故事，來罵帝國主義和封建皇帝，作爲對官兵訓話的資料。

關於他從軍的經歷，已是盡人皆知，現在亦不必贅述。但他是一個「丘八世家」，已可確信不疑。好在他自己每於登壇演講，或得意忘形之時，亦不加以掩飾，常以「丘八」自稱。

馮玉祥的官階，後來文官做到職掌方面的封疆大吏，武官爬到最高統帥的副貳地位。履歷表上，經歷是輝煌的，學歷却是一片空白。後來他能够看書寫字，完全是自修而來。馮玉祥自謂：他全部文學的基礎，只是一本彭公案。後來才補習線裝書，學了一點英文，爲李德奎所授，也讀過若干名著。有一個時期，對馬列社會主義書籍看得很多，也讀了很多經史。王鐵珊（名珣，河北人，清翰林）曾爲他講解十三經，楊廣笙則教他讀戰國策和國語。

馮玉祥也常愛附庸風雅，遊山玩水，作詩爲文。他的大作，實不能稱爲詩；不新不舊，好像一種不講究規則與音律的彈詞。每有所作，並不自隱，常以示人。有人雖視爲「打油」，亦當面恭維他，他自己則說「粗得很」。粗自然是不免的；但其內容，則頗多諷諷與罵街的味道。既無詩的含蓄，也沒有什麼幽默感。楊廣笙爲他主持筆札時，勸他多讀杜詩，將來或許更能在技巧方面進步一點。楊廣笙不便直陳，委婉爲言，就是要他「多讀少寫」，多藏拙，少露馬脚。

民國十九年，中原大戰後，中央寬大爲懷，不咎其既往，馮氏便宣佈下野，藉口赴泰山閉戶讀書。真讀假讀？且不管他。他不說閉門思過，而說讀書，似又想以清高自炫！不久，極極思動。二十一年八月，復移居張家口。二十二年，組織所謂「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」，自任總司令。旋遵中央命令解散。二十四年到南京，蟄居無聊，便以軍委會副委員長身份，藉口進修，常赴各大學旁聽，也製造了很多新聞。聽課之餘，常作

一些名爲「丘八詩」的詩以示人，得了「丘八詩人」的雅號。

抗戰期間，民國三十四年，他住在重慶上清寺辦公處。那時，無事心閒，又想進修一番。請人教俄文、唯物哲學，相當用功。另請一位韓姓小姐專教英文，結果鬧出了桃色家庭糾紛。從此也把他藉口求知的意興沖淡了。

標奇立異虛僞做作

民國三十六年八月，中國抗戰已經勝利，馮玉祥彷彿不願享受勝利的光榮，反去殉難於俄輪「勝利號」。國人認爲這是他自作孽。同情而憐惜之者，固寥寥無幾；而翻出他的舊帳，提供談笑資料者，頗不乏人。如重慶某報，綜馮玉祥一生的生活言行，概括爲四句話說：「孤芳自賞，憤世嫉俗，標奇立異，虛僞造作。」實極中肯。效舉數例以證之。

馮玉祥任軍委會副委員長時，出入南京市區或風景名勝之地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衣着總是非常簡樸，經常是中國式的短衣褂褲，從沒見他穿過長袍馬褂，尤其是絲織品。冬季，一件短短的青色棉襖，繫着一根布腰帶，活像一個村夫野漢。這還算是好的。以前在部隊中的時候，軍服自然是布料做的。打上布綁腿，也不用斜皮帶，僅在腰間束上一根草繩。如果你不識其面貌時，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竟是一個高級將領。在南京因參加慶典或會議時，閻常也穿着中山裝。却未見他穿過西裝結領帶。李烈鈞（協和）將軍會送過他的綢料長袍與緞短襖，也長壓在箱櫃之中。皮鞋

是從不上足的。所常穿的布鞋，據說都是其夫人李德奎親手製作的。此固為馮玉祥儉樸的美德，人們不但不敢妄議，且相當致以讚仰！馮玉祥儉德之能傳遍朝野，或即由此而來。

據說：在馮玉祥的生活觀念中，不但衣着要樸素，還得輔之以「勤」，親自操作一切。日常家務事，更要夫妻合作去做。他參加南京某場合中，曾公開的說：「中國向來的風氣，都以做官為榮耀，更不論官的大小，照例來個『三大爺』

——老太爺、老爺、少爺。現在時代變了，我們都應當以刻苦耐勞的精神、和平民主的生活，來轉移這種壞透了的風氣。公事完了以後，什麼官下了班，都當親自去買菜；什麼太太，都應親自去燒飯。」自馮玉祥放出這種言論後。南京果然有幾位老爺，真的帶着幾個男女僕人上菜市場；偶然為了應酬上司，太太也必下廚房，作袖手旁觀，有菜上桌，必說是太太親手做的。把馮氏之言，形式上都做了。這不是怕別的，而是害怕馮玉祥嘴不留情，向領袖輕描淡寫的一個小報告，造成官位不保。

馮氏以陸軍上將之尊，自然要講國家體制，不敢屈尊下顧到理髮店去理髮。某日，他電話召了理髮師到家。這理髮師却西裝革履，乘汽車而至。但將軍公館之門，向無此類神氣活現的客人降臨。門警以為是中央大員，迅入報告馮玉祥。馮氏答以：「我已約好了理髮師來理髮，暫不能見。可請太太先去招待一下！」馮責李德奎恐有怠慢貴賓，急忙趕到客廳。原來所謂貴賓者，正是馮氏所約召的理髮師。弄得大家都啼笑皆非。

馮玉祥既解除了帶兵練兵的實權實責，為消無聊之遣，便常執着馬鞭當玩具，登山涉水，尋幽探勝。南京市郊有座寶華山，亦江南名勝之一。

山有古剎，建造於明季，殿宇巍峩，金光閃亮，輒為京中要人豪紳巨賈遊憩之所。一日，馮氏簡從往遊。入寺，將近午，主持僧請進午餐。馮氏固一耶穌信徒，隨從所攜熱水瓶，實際所盛者，乃鷄汁清湯耳。這是他的秘密，也不便與人共食。大家午膳後，主持復出手冊請馮氏題言，留為紀念。馮氏提筆而書曰：「人家國裏的和尙，現在均已有了老婆，而且還提了長槍，去抵抗他們的敵人。反觀我們國裏的和尙，仍然守着老一套，真該愧死！」更妙的，末後還寫着「書贈少女矛木和尚」。蓋廟主持法名「妙柔」。馮拆折其名以譏之。馮氏標奇立異的幽默，亦類多如此。

馮氏舊部陳琢如之女與劉驥之子結婚，陳、劉二家與馮氏有通家之好，馮氏特餽贈禮券二百元為賀，選「畫蛇添足」似的，附上一小東云：「我的銀行存款，從來沒有超出五百過。現在只有四百元，今送上二百元，作為新建家庭之助。還剩二百元，給我馮玉祥老夫妻當棺材本。」這實在言之太不由衷，顯得虛偽過甚。陳琢如之妻為保定人，向來心直口快，也熟知馮玉祥賤賤之事，尤不滿馮氏之行。隨於婚宴中揚言曰：「馮氏夫人李德奎，於美以美會辦救災賑捐時，獨捐大洋二千元之鉅。何馮窮李富，若是之懸殊也？我陳劉兩家，真悔不該吃掉老長官的棺材本也。」斯亦投桃報李之譏，聞者都竊笑不已。

基督門中夫唱婦隨

馮玉祥的宗教信仰，早已接受了有名無實的基督洗禮。民國七年，駐軍於湖南常德時，名為練兵，實則是為基督當傳道員。其時對基督教的提倡，最為熱心。「基督將軍」之名，就是這時得來的，其不拘形跡的作風，也頗獲得常德民眾的好感。

馮氏之妻李德奎，河北人，畢業燕京大學。英語很流利，亦為基督教會中人，為人不講究修飾，經常戴副黑眼鏡，頭髮向腦後結紮，形象顯得非常嚴肅，似非完全偽裝。故其為人，雖少美譽，亦無劣聲。無所事事，便愛為人說教，有時且深入窮鄉僻壤，人多不知其為上將夫人。常以刻有「十字架」及「光被四表」之文具分贈教友，藉作招攬團結教友的工具。可算是基督門中，夫唱婦隨的真實信徒。馮玉祥一生，亦唯有此點少被批評。馮氏受夫人李德奎的影響頗深。自馮失勢，以至見外於中央後，李之思想益左傾。馮死後，更無顧忌。

張之江，字紫岷，河北人。為馮玉祥的愛將，亦早皈依於基督。張之江亦常效李德奎的作法，訂製墨盒筆架等，贈送同道朋友。不明真相者，則謂張之江為討好馮氏夫婦而出此。其實張之江對宗教信仰之虔誠，似非故意造作，或另懷有其他目的。據傳：張之江奉馮玉祥之命，殺徐樹錚於廊房之後，尤祈禱日繁，似有求懺悔恕罪之意。張之江左右，有張樹聲者，本江湖幫會中人，輩份極高。民初，北方人士，不論在幫與否，

多敬仰其人。他無分晝夜，常一副墨晶鏡子，掛在眼上，頗有神秘感！做人非常圓滑，好矯揉造作，惟不善於言詞。自皈依基督教後，便全失其江湖豪俠氣概。或謂：此正張樹聲的圓滑處。因其欲長保在西北軍之地位，在西北軍領袖——馮玉祥之前，不能出現江湖「老頭子」，凌駕其上也。張樹聲明此奧妙，更爲媚馮玉祥計，於收拜門徒時，必令其同時接受基督洗禮。

馮玉祥與張之江之謀殺徐樹錚，徐樹錚子徐道鄰（名審交，江蘇人，來臺後任臺大教授，六十二年去世）欲爲父報仇，民國三十四年，任行政院政務處長，特辭去公職，以「唆使殺人」罪，控馮玉祥、張之江於重慶法院，並控馮玉祥於軍事委員會。時馮、張皆在重慶，官階勢力，都比徐道鄰大。嗣法院與軍委會皆以追訴時限屆滿，不予起訴，也就沒有下文了。後來，徐道鄰對人說：「馮氏葬身於輪火，張氏則陷身於魔掌，果報之說，或亦不爽。」

行事怪誕不近人情

馮玉祥一生，奇行、怪事、趣聞頗多，其已早傳衆口者，且不說它，其爲人所鮮知者，略舉一二言之：

民初，四川督軍陳宦（二菴，湖北人，袁世凱的親信）之如夫人，爲民初時代北京韓家潭花王之的「魏三姑娘」。魏三姑娘有兩個金蘭姊妹，一爲清丁寶楨官保之曾孫丁春膏（華北烟酒稅總局局長）的如夫人，一爲馮玉祥的副官長宋仲良的如夫人。馮玉祥曾爲陳宦麾下一旅長，宋

仲良又屬馮玉祥的部下。其間關係，原非尋常。袁世凱領導北洋政府時，爲固守西南地盤，特以陳宦爲四川都督。而陳雖爲袁氏心腹，實無方面大員之才。民國五年，馮氏入川剿匪，並與護國軍密約，迫陳宦獨立。陳宦僅被馮玉祥輕輕的一逼，便倉皇棄職，逃赴北京作寓公。馮氏此舉，固有助於護國軍，也應是馮氏倒戈犯上行爲的開始。馮玉祥的副官長宋仲良，利用職權多方搜刮，財源茂盛，除添房置產外，並廣蓄姬妾，恣意享樂。

馮氏明知之，亦置若罔聞。宋仲良的二夫人原屬蘇籍，爲北京名妓，常晝夜雀戰。事被馮妻李德奎所知，轉以告馮。馮礙於夫人僞貌岸然之面，立以「納妾、濫賭」二罪，擬對宋實行軍棍重罰。宋二夫人乃私請前四川都督陳宦的如夫人（與宋二太太原係青樓結義姊妹），轉乞陳宦說情免責。陳或以在川之餘痛末忘，大怒而言曰：「汝等真乃婦人之見，不知馮煥章爲何許人乎？倘我代仲良說項，煥章必加倍重責之，以示其絕不爲外力所左右也。煥章向以不近人情爲榮。余在川時，已飽積經驗矣。」（指被逼離川事）後來，宋雖未免軍棍之災；但事逾二月，馮玉祥突下令，升宋爲經理處長。此肥差也，所入之豐，勝副官長數倍。由是西北軍中，暗流一種「要升官、揆軍棍」之語。於是逐利之徒，便有望望馮氏軍棍臨其尊臀者。馮玉祥不近人情之事多矣，民國十六年，馮氏率其所部，由西北進駐河南鄭州時。有鄒縣長者，知馮總司令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）有早起習慣，即趕於黎明之時督調。時值嚴冬，北風凜冽，適馮玉祥已出門

與其官兵們作健身運動去了。鄒隨趕往操場，見馮玉祥與官兵們，皆已赤身，在作雪戰之戲。馮見鄒縣長重裘在身，便思有以戲弄之。忽對官兵揚言曰：「大家歡迎鄒縣長參加雪戰！」鄒縣長口中雖說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又不能不遵命。當鄒縣長勉強脫下重裘與內衣服時，便已凍得面無人色。官兵們隨將縣長包圍起來，四方八面的雪球，皆集中於一的。縣長不僅不能出球反擊，連招架躲避之力也沒有了。直到鄒縣長滿身發紫、搖搖欲墜之時，馮玉祥始下令「停止歡迎」。而鄒縣長時已手足僵硬，不能言語行動了。最後以板車送之還家，臥病多時，終於一命嗚呼！亦即馮玉祥在不近人情的玩笑中，把鄒縣長的生靈，作了孤注一擲。

戲弄日人軟硬兼施

馮玉祥對於帝國主義，尤其是我鄰邦的日本，一直是深惡痛恨。據說：民國七年二月，馮玉祥以十六混成旅旅長，兼任湖南常德鎮守使，駐營常德練兵。那時，有一艘日本兵艦沿着長江上駛，至常德時，藉口地方不靖，要派兵登陸「保護日僑」。馮玉祥知道這是日本人的詭計，因思將計就計，對東洋鬼子戲弄一番。於是馬上答應日本艦長說：

「常德是中國的地方，貴國僑民的安全，中國政府自然會負責保護的，不用貴艦長擔心！如果出了岔子，你找我馮玉祥好了。」日人素知馮玉祥不好惹，祇好自己下臺，靜觀其變。

馮玉祥待日本艦長離開以後，隨即下令「保

「護日僑」。一方佈告大眾週知；一方凡屬日人住宅或商店，各派兩名大刀士兵，分立門前「防衛」，禁止任何人出入，以免「發生意外」。如此保護，確是妥當而周密；但是日僑區內外都被隔絕，商店沒有生意，門可羅雀。私人住宅也因「禁止外出，以防危險」的緣故，寸步不得自由，且已告斷糧斷水。日本艦長覺得原先保僑藉口，現在反上了馮玉祥的大當，不得已祇好懇求馮將軍「免予保僑！」以後再也不敢掀風作浪了。

民國十一年，馮玉祥任河南督軍。十一月改調陸軍檢閱使。當駐北京南苑時，曾邀請各國公使到陸軍檢閱使署公宴。那天，會客廳上的佈置非常富麗堂皇，廳中也懸掛着各國國旗，其中獨缺日本國旗。後來日本公使見了，很不高興，當即面詢馮玉祥：「爲什麼不掛日本國旗？」此時在座的各國公使貴賓，都爲馮氏捏了一把汗，默念：這事足以引起國際交涉，相當嚴重。誰知馮氏成竹在胸，從容不迫，笑嘻嘻的答道：「自從貴國提出二十一條件之後，敝國人民就一直抵制日貨，我派人跑遍了北京城，都買不到貴國國旗，真是非常抱歉！不過，我想貴國如果能把二十一條件取消，就不會發生這樣的麻煩了。」馮氏如此說明以後，反弄得日本公使面紅耳赤，不勝忸怩！但也無可奈何，當着各國公使之面，丟盡了日本人的臉！

一樣。」馮玉祥聽到這句有侮我國格的話，便勃然大怒，不假思索的鄭重答道：「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呢？」日領原意在取笑中國，誰料碰到馮玉祥這條硬漢，反撲了一臉灰，自討沒趣而返。民元以後，抗戰以前，日本陰謀侵華，欺凌我國人民，確是驕狂太甚。馮玉祥對付日本人，時而以硬拚硬，時而以柔克剛，時而軟硬兼施；對日本人能巧施薄懲，亦爲大快人心之事。

治軍馭將作偽施騙

馮玉祥以行伍出身，飽集經驗，對於練兵、治軍、馭將、作戰，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法術。這一套法術，說穿了，仍不外矯情作偽，欺瞞哄騙。馮玉祥自清末入伍從軍，至民初充任袁世凱部下，已經是戎馬半生了。奉命在山東、河南等地，招募新兵和訓練新兵，以及後來之親統大軍，作風一直是非常嚴厲的。經他訓練和馭馭而成爲名將的，如鹿鍾麟、韓復榘、張之江、宋哲元、張自忠、佟麟閣、馮治安、劉汝明等，皆是他一手自新兵訓練提拔起來的。

在他入伍的時代，長官對於士兵，要罵就罵，要打就打。打得皮破血流，也是司空見慣的事。等他到了統軍的地位，責打士兵，雖亦常事，但已略有限制。他有「八不打」的戒條：一、長官生氣時不打。二、士兵勞碌太甚時不打。三、初次犯過者不打。四、天氣過熱過冷時不打。五、飽餓時不打。六、疾病時不打。七、誤犯者不打。八、哀愁時不打。這戒條，馮玉祥在軍中，

尤其在訓練新兵時，常三令五申的告誡部將，切實奉行。果然在北洋時代，軍隊腐敗，不發餉、食不飽、衣不暖，逃兵是最普遍的現象。在馮氏部隊中，從此逃兵却漸漸減少而終於絕跡。

根據當時虐待士兵不合理的情形來說，這自算是馮氏的德政。士兵感於馮氏的仁德，長官與士兵之間的感情，自然也日見濃厚了。故馮氏立下「八不打」的動機，原在「防止逃兵」，也不意馮氏竟因作偽施騙，而獲得「會帶兵」的美名。

民國十九年，馮玉祥與閻錫山聯合，對抗中央的中原戰爭時，中央軍以飛機助戰，馮氏的樊鍾秀部首次看到飛機俯衝投擲炸彈，驚駭不已，軍心爲之動搖。馮氏因集中官兵訓話，問曰：「空中的飛機與烏鴉，孰多？」皆答：「烏鴉多。」馮氏曰：「不錯。烏鴉便溺時，曾有落在你們的頭頂上否？」皆答：「沒有過。」馮氏曰：「誠如此，那飛機投炸彈時，能命中到你們的身上，不就更難了嗎？」衆皆曰：「對。」官兵膽氣，都爲之一壯！

越日，該軍於赴敵途中，中央軍機又臨空轟炸，樊鍾秀及其所部官兵，均受了馮氏之騙，盲信了馮氏先日之言，不屑躲避隱秘之處，迨彈落人羣中，血肉橫飛，傷亡頗重。樊鍾秀以總司令之尊，也不免作了彈下之鬼。馮氏旨在驅其官兵，効死不辭。不惜妄言施騙，士兵譏淺，從此對馮氏任何言語，打了折扣。而樊鍾秀以大將之身，亦愚昧至此，真是「大醬」（張季鸞語）不若也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- ①民國十八年馮玉祥(左三)在南京浦口碼頭與歡迎者合影。
②悲劇影后阮玲玉側影。
③阮玲玉的遺照。

